

红、黄、黑的咏叹

杂文、随笔、言论自选集

龙忻成 / 著



红、黄、黑

贵州人民出版社

紅、黃、黑的呼吸

朱天衣 著



红、黄、黑的咏叹

杂文、随笔、言论自选集

龙忻成 /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黄、黑的咏叹：杂文、随笔、言论自选集/龙忻成著、一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9

ISBN 7-221-04923-8

I. 红… II. 龙… III. 新闻－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222 号

红、黄、黑的咏叹

(杂文、随笔、言论自选集)

著者： 龙忻成

出版： 贵州人民出版社(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1)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贵州激光照排印刷厂

规格： 850×1168mm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0 千字

版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80 册

书号： ISBN7-221-04923-8/I·1117

定价： 22.50 元

存疑·比较·判断

“礼记·檀弓”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孔子的学生有子问曾子说：“你有没有向孔子请教过关于丧葬的事？”

曾子回答说：“听说过呀。他说：‘失去官位的人，最好快快贫困下去。死了的人，最好快快腐烂。’”

有子听了，带着怀疑的神色说：“孔子不会说这样的话。”

曾子说：“我亲耳听到的。”

有子又说：“这不会是孔子的话。”

曾子说：“我是从子游那里听来的。”

有子说：“是的。但是孔子要是这样说的话，必定另有所指。”

曾子把这一番话告诉了子游，子游说：“对呀！有子的话合乎实际。从前孔子住在宋国，看见桓司马做自己的棺材足足花了三年的时间，还没有完工。孔子便说：‘像这样铺张浪费，死后不如快点烂掉算了。’这句话便是对桓司马说的。南宫敬叔失去了官位，他总是带着许多金钱财宝到宫廷里行贿。孔子说：‘像这样没有人格，到处贿赂，不如让那些失去官位的家伙快点儿贫困下去！’这句话主要是对南宫敬叔说的。”

红、黄、黑的咏叹

曾子又把这番话告诉了有子。有子说：“是呀，我就知道这不是孔子的原意。”曾子问他为什么。他说：“从前夫子制礼，规定棺材要用四五寸厚的木头，所以我知道他并不想死后赶快烂掉。他在鲁国丢了司寇官职，将要去楚国，就先派了子夏，又派了冉有去探听，所以知道他并不想赶快穷下去。”

曾子是道听途说的。他不求甚解，既不把孔子这一番话同一贯主张联系起来看，也不研究一下这些话的背景，所以不得要领，似是而非。有子却不同，他没有囫囵吞枣，没有一概听信。他很坚信这不是孔子的本意。最后证明，他是对的。

这就在于，有子不是笼统地去观察问题，他对孔子的话，是按照时间、地点、条件具体分析的，因此，就掌握住了孔子的话的原意。有子对事物是有比较，有分析的，他遇到前后矛盾的说法时，既不模棱两可，也不茫然若失，而是根据孔子对事物的主要态度去判断。这样，他就不会受到迷惑。

有子可以说是有求实精神了。我们在日常工作中，同样需要这样掌握住事物的实质，遇有特殊情况时需要比较，判断，不要抓住一点情况就下结论。

在学习中，对前人留下的知识，要有存疑的精神，既不轻易否定，也不一概迷信，而要弄通它；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然后再来判断，学到的东西才是活的。

(1961年)

不捉老鼠，养猫何为？

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这是三岁小孩也知道的常识。至于专为观赏逗乐而养猫，恐怕只有有闲阶级才那么做。因此，不管猫的性别是雄是雌，也不论其颜色是白还是黑，只要肯捉老鼠，会捉老鼠，那就是好猫。照说，这也是常识问题。然而在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的年月，常识成为忌讳，真理成为罪名。猫不能以会捉老鼠否来评价，人们甚至大有“谈猫色变”之慨。那时节，我们这些平头百姓可纳闷了：难道说评价猫的好坏不能以捉老鼠为标准，而还有其他标准么（譬如颜色、大小、性别之类）？或者说，在这小动物身上，也得冠以什么“革命不革命”、“路线正确与否”等等词藻么？

当然，大家心里都明白，以猫为喻，并非专为论猫而论猫，不过是借猫捉老鼠，来说明在评价我们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时要看贯彻的实际效果。一只猫看见老鼠不去捉，成天躺在灶盘上睡大觉，饿了偷食油肉，即或去捉老鼠也仅仅做个架势，却屡屡将老鼠放脱，你能说它是好猫么？一项政策措施实施后，不能调动积极性，不能提高生产，能说是好政策、好措施么？一个工人嘴上政治口号喊得震天响，却不劳动不生产，或者生产出来尽是废品，

红、黄、黑的咏叹

你能说他(她)是个好工人么？猫儿叫唤几声还能起到吓跑老鼠的作用，而一个人光会喊空头政治口号只会给空间增加些噪音罢了。

空头口号当不了饭吃，当不了衣穿。说的风吹过，干出来的才是铁实货，谁要是对此表示疑义，那就请他(她)空着肚子、光着身子去喊空头口号吧。我们需要的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地干出成绩来。四个现代化要干才能出得来，吹是吹不出来的。

猫论说的是真话，说真话何罪之有？

(1979年)

文贵简练

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一书里谈到《汉书》的文字，认为《张苍传》的“苍免相后，年老口中无齿，食乳”一句，其中的“年”和“口中”是多余的。如果改为“苍免相后，老无齿，食乳。”反而简洁明白，且保持了原意的完整。

俄国大作家契诃夫说：“写作的技巧，其实并不是写作的技巧，而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还说：“简炼是才能的姐妹。”他举例：“为了着重表现那个女人的穷，不必费很多笔墨，也不必描写她那可怜的，不幸的外貌，只要带过一笔，说她穿着褪了色的外套就行了。”

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说：“我写东西的时候，要站着写，为的是让句式、篇幅都要短些。修改时，我坐下来，为的是安下心来，不厌其烦地精雕细刻，反复修改。”

上面举了三个例子，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著名作家，都提倡行文简炼，写完后反复修改，去掉赘字冗言。这方面的例子还很多，毋需再一一枚举。

经常看到“手上拿着”、“头上戴着”、“身上穿着”之类的语句，也经常看到写人物时“画了全副的头发”式的写法，觉得实在累赘。难道不是“手上拿着”而是“脚上拿着”吗？“手上”实属多余。至于画头发的，“即使细得逼

红、黄、黑的咏叹

真，也毫无意思。”（鲁迅）

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老话：文贵简炼。

（1979年）

从郑板桥的“爱子之道”说起

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名叫郑燮号板桥的人，曾经中过进士，当过县官，政声不错。他在艺术方面造诣很高，能诗善画工书法，这个人教子有方，很值得称道。

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知县时，把他尚年幼的儿子留在老家请弟弟严加管束。他在给其弟的一封家信中说：他五十二岁时才有了这么个儿子，当然是十分疼爱的。但他认为爱儿子是大有讲究的，得让小孩从平时的嬉戏玩耍中就养成忠厚善良的品性。他要其弟切莫因为是侄儿就姑息放纵。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叫把他的儿子同家中佣人的儿子置于平等地位，一视同仁，不准他的儿子仗势老子的官位欺侮他人，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要和佣人的儿子一道分来吃。最后郑板桥还说：孩子“读书中举中进士做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个好人。”

一位封建时代的县太爷，老年才得一子，照说必定是百般溺爱的，可郑板桥却不然。他能有上述见地，当然很不简单。

由此，自然想到我们今天有些做父母的人在爱子、教子方面，似乎还不如这位县太爷哩。有的人对子女一味溺爱迁就，孩子要什么给什么，恨不得把天上的星星月亮

红、黄、黑的咏叹

也给摘下来。受到这样娇生惯养的孩子，要么弱不禁风，要么逞强霸道。少数干部子弟，自恃父母有个一官半职，可以开后门，给特权，处处表现得与众不同，在校目无校规，工作后目无劳动纪律，甚至视党纪国法如同儿戏，俨然当今“衙内”。凡此种种，做父母的人意本爱之、疼之，实则害之、坑之。难道这样的教训还少吗？前不久《中国青年报》载：武汉市石牌岭中学团委曾对该校五十六名后进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查，其中父母溺爱娇惯的就占百分之三十二。而今，国家号召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独子独女，岂有不爱之理！但我们的“爱子之道”，总不能连两百多年前的一个县官也比不上吧？物质产品报废了，尚可再生产，而每家每户只养育的一个孩子若不成器，那就追悔莫及了！

（1980年）

勿把挖鼻孔之类看成小事

不知咋搞的，关于李鸿章的笑话逸事特别多。据说有一次这位当年大清帝国的堂堂北洋大臣，赫赫中堂阁下，竟当着洋人的面挖起鼻孔来了，致使黄发碧眼的异域人始而愕然，继而窃笑。此事是否属于“莫须有”，得请史学家们去考证。

挖鼻孔者，本区区小事也，然而在庄严的外交场合，作为一个国家和政府的特命全权代表如此这般，实在有伤大雅，有损国体尊严，这就非同小可了。

由李中堂挖鼻孔，联想到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些同志不甚雅观的举止。比如在大庭广众之中，特别是在开会的时候，有的人除了像李中堂那样大挖鼻孔外，或闭上一只眼掏耳粪，或双臂一伸打呵欠，或用五爪金龙搓脖颈汗腻，搓臭脚丫，或随意吐出一口浓痰。凡此种种，叫人看上去实在不很舒服。好在还是自家人，不舒服一下也就罢了，如若习惯成自然，有朝一日上镜头，或有幸也去参加外事活动，那就值得深思了。

笔者并非有意揭短，只是想说明，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当从日常小事做起。自古以来中国之所以被誉为东方文明之邦，不仅在于历史悠久，还在于人民日常举止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我们应该保持这种光荣传统，进一步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1981年)

石墨·金刚石及高考落第

石墨与金刚石同属碳的家族成员，两者的分子原子数目是完全一致的。可石墨质地异常松脆，只宜作铅笔芯之类；而金刚石却是目前最硬的物质，用它作切削材料，它能削铁如泥。石墨与金刚石可谓弟兄，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原来，金刚石是在高压和二千多度高温下的岩浆里形成的，所以才如此地坚硬，而石墨则未经过这种“八卦炉”的锻炼。

矿物是这样，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又怎么样呢？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说：马克思“在不幸的铁砧上他所受的如雨的打击，使他变得坚强而又坚强。”马克思当年进行科学的研究时，不仅遇到严酷的政治迫害，而且有时穷得连买稿纸的钱也没有，但他丝毫没有屈服，他始终坚持斗争和学习。压力、挫折、打击、应该使人越发坚强，就如同金刚石那样。这方面，马克思是最好的榜样。每年高考，都有一些考生由于成绩欠佳而落选，有的甚至是连年落选。面对这种挫折、打击，是总结教训、重振旗鼓呢？还是从此悲观消沉，一蹶不振，乃至萌轻生之念？我想，应该坚决取前一种态度，摒弃后一种想法。许多活生生的事实说明，照前一种态度去做的，前途远大；而有后一种想法

石墨·金刚石及高考落第

的，不过是时代懦夫罢了！

列宁曾经说过：“要革命吗？你们应当是强者。”孙中山先生也曾说过：“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寄语高考落选的同学，要做人中的金刚石，莫当易断的石墨。

(1981年)

富裕≠幸福

我国著名的社会科学家于光远同志一九七九年赴日访问，日本友人古井喜实曾对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有一位长期住在中国的日本妇女，被接回日本后，坚决要求回中国农村。理由只有一条：在日本，她的邻居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连同她谈话的人都没有，她感到孤独。而住在中国农村，愉快得多。古井先生对此说了一句话，“可见富裕并不就等于幸福”。对这件趣事，笔者很有一些感触。

富裕，当然是件好事。“国富民强”，历来都是从政治家到平民百姓共同的向往的。共产党人干革命，其主要目的之一也是要使国家繁荣富强，让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但是，富裕的确并不就等于幸福。否则，那个生在“钟鸣鼎食”之家的贾宝玉，为什么要去当和尚？那个公爵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为什么要离家出走，最后卧轨自杀？可见，人活在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物质享受，还需要有精神享受。人不是酒囊、饭袋、衣架。因此，我们干革命，搞建设，除了谋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外，还要谋求高度的精神文明。只有这两种文明相结合的社会，才是我们理想之所在。

然而，这些年来，有的人连常识也忘记了。不是吗？

富裕≠幸福

有的人一心向钱看，认为只要有了钱，就能过上富裕生活，就是幸福；工作、婚姻、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他们置于金钱物质的利害之下。甚至有的人为了钱，为了“致富”，走上了犯罪道路。这些人，即使能得到一时的满足，难道就获得幸福了吗？未见得。

国外，一些资本主国家的民意测验表明：多数人希望“教育人民靠其基本需要过生活”，他们认为“过一种比较严肃简朴的生活是一件好事”，宁愿“从非物质的体验上得到快乐，而不是要求得到更多的商品和劳务”。请看，在国外就多数人而言都是如此，难道我们还要一味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步人家后尘？

富裕并不就等于幸福。幸福在哪里？国产故事影片《沙鸥》中有位角色说得好：“幸福是在为达到目标的奋斗之中。”这目标决不是个人的蝇头微利，而是我们全国人民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宏图大业。只要我们各自在不同的岗位上为此而不倦地奋斗，才能领略人生的真谛，获得真正的幸福。

(1982年)